閱視八議

順天府通州寶坻縣為邊務久廢懇乞
聖明復　舊典專差遣以圖安攘事蒙
密雲道案驗蒙
閱視穆　案驗前事遵該知縣袁黃呈照得邊關
利弊前議頗悉不敢更有所陳今蒙
憲牌督促義不敢默謹照八事依款結案極知蒙
昧不達時宜然二十年來逢人下問遇事徧咨頗
盡苦心願察其款款之愚而俯教之

計開

國家圖書館藏

一積錢粮

前件天下賦稅總之不過三百萬而薊昌歲餉幾二百萬費度支三分之二毋論虛支冒破即節節實支毫毫無破亦坐而自盡之術也不可不更也本鎮錢糧歷年稽覈絲毫皆有定籍所冒破者獨將領或有虛數耳今欲盡心稽考不過令備細開數某件放若干某件支若干而已彼於營中尅銀而此于紙上校數何異夢中擒賊乎無益也誠欲振刷必大更敝轍乃可竊不自量常懷杞人之憂而籌度之今日當更之法

大端有五一曰省冗員以專責成照得薊昌二鎮往日設官甚少自庚戌虜變之後募兵設將官始繁矣然分布策應成規具在無大冗者自戚繼光來門下人多而薊鎮官少無以相容逐漸添設或一路而分為二路或二官而同駐一城不獨糜耗脂膏而十羊九牧規制漸紊竊謂宜查照嘉靖四十五年以前舊制薊昌二鎮仍分十路各置參將一員其餘冗官盡行并省南兵并管於提調車營并管於馬營不特錢粮可省而事體亦歸一矣二曰練土著以省入衛夫

薊鎮錢粮客兵所費幾居其半而入衛之兵全無實用其初遣也賣放頂賛羸弱就行其既遣也水宿風飡足腫面裂其既至也水土不習工役不休死者十常四五此輩果足禦虜乎抑為文具而姑調之乎常攷汪司馬閱視之疏謂客兵二班通併可當主兵一名餉不外求他日悉可易客為主矣今行之已久竟未能易客為主而猶煩調遣者則不知變通之故也竊謂宜大興屯田團練鄉兵以求實用而各處班軍盡行放免蓋今日宣大延固皆反側多虞之日而反

調其兵非策也三曰汰老弱以求實用兵法曰軍無選鋒曰北若軍不選而使強弱混用此必敗之道也今日之兵不論祖軍募軍悉應精選其老弱不任干戈者悉與退還查係祖軍即行文原籍衙門如丁盡戶絕該里解募銀五兩抽撥者該衛解銀三兩永不再勾如尚有丁者須解強壯頂補倘無強壯每卜年納銀五兩免其逐年軍裝之解此遠近所懽欣從事者朝下令而夕即輸也老弱既退餉銀大省即將所省餉銀遵巡關蘇御史奏

准事例發附近州縣募補蓋今之募兵惟慮其逃耳既經府縣正官募有籍有力之人而又以父兄子弟連名相保登之冊籍死則除名逃則按籍而勾此所謂良法也如是則兵皆有實而錢粮所費無筭矣四曰定供役以清冒濫按令甲將官有抽一人一騎私用者軍法從事其令亦嚴矣今軍士皆供役使由法制不定而影射無窮也今當查戚將軍原定之制而稍為裁酌如叅將一員該吹手執旗識字軍牢匠作醫士之屬各若干名自中軍官以至百總各為劑定皆支雜餉不許混支正餉亦不許混役軍人則餉可省而軍可息肩矣五曰簡馬騾以省煩費禦虜必資戰車然不可造無用之車以滋虛費今各路輜重車每乘用騾十頭當時建立之意原謂平居資以輸運用騾駕行戰時仍用人拽竊謂戰時既用人拽則平居亦不須騾也今日輜重之車平時何常運一米一麥乎而又何煩此騾乎馬以利馳逐而本鎮以守為主馬不可廢而不宜多虜之所長在馬我之所長在步即與虜戰以吾所長角彼所短正當以車步勝之不在

馬也故本鎮用馬二萬匹儘足以備禦矣倘令
順天寄養馬戶出銀以供則所省芻粮無筭矣
凡此五者皆積錢粮之大端也

修險隘

前件秦築長城由山海大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
極勝今薊鎮一帶邊墻乃
國初徐達創修以為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墻略備
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設拙
如膠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
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
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竊謂城
墻完固不如得人善守善守之法有三有修數
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
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
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
先臣郭登守大同每於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
不可侵今誠於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
水即死馬食草即斃尚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
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
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於此置毒則遼

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
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
木欄塞於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通大舉者
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
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
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
為上策而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流
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
日流三四百里而鮮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鮮
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鮮者此皆用草烏狼

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
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
入中國者雖用砒礵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
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
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
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
無人也向常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
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
者修而隘之為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
則劚之修成險隘積滚木礌石於上使虜知而

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群盡為網中之禽
穽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
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
木為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
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
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枝窮而請降
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
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
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鬬谷
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
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
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
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導明而地
利熟也我則險隘阨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
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
一勘明如虜從某山入料其必於某處劄營某
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當於何處堵截何處夾
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者開渠設險
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
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

全之計也

練兵馬

前件某少嘗傳兵法於山中劉隱士頗盡其術如屠龍之技無所用之雄韜徒記壯志全消矣今也漢過不先夷情轉肆練兵馬實今日急務也夫練兵之法實有正傳有內練有外練內練有六一曰練心二曰練氣三曰練手四曰練足五曰練目六曰練耳何謂練心萬事皆末惟心為本欲練其心必漸之以仁齊之以禮孚之以信嚴之以節制司馬兵法以仁為本孫子曰愛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愛之如子可與俱死為將者真能視卒如嬰兒孺子飲食為之周疾病為之恤患難為之救甘苦為之同彼有情焉不能自通吾誠求而曲體之然後可以堅萬人之心而秤其力法曰軍中可使必鬬者軍禮也軍禮不興則名分不正而衆心携矣又曰軍灶未炊將不言飢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涉險泥途將必先下是謂軍禮假如十人為一隊軍士見隊長坐必隅行必隨飲食必先敬隊長隊長務

取其次者以成揖讓之風此須平時教習前輩謂練兵不獨登場操演出入起居飲食嘻笑皆練兵之地正謂此也去食去兵信不可去軍中之信如冬之裘夏之葛乃必用而不可須臾離者要約既定申令已明賞則雖仇不遺罰則雖親不避使三軍之士知吾法之必不可撓而堅志相向武經云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恨之心者信令使然也節制者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統乎下下承乎上提零就整截然不紊所謂握奇是也軍無節制數萬人臨敵即退縮不齊誅之不可勝誅欲誅先退者又不能分別每戰必敗毋惑也今立定軍法一伍退即斬伍長一隊退即斬隊總一旗退即斬旗總一局退即斬百總一司退即斬把總一部退即斬千總此下承乎上之節制也如陣亡一千總即斬部下諸把總亡一把總即斬部下百總亡一百總即斬部下旗總亡一總旗即斬部下隊總亡一隊總即斬部下軍士此上統乎下之節制也故三千兵為一營譬如白旗為某營臨陣時遠望白旗向前

即知其營衝鋒望見白旗退走即斬本營叅遊一人餘不必問也本營主將知衆退必斬斷不敢退不退必陣亡陣下而中軍千總縱然欲退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退陣亡連累斬首中軍千把總不得不捨命護主將矣中軍千把總既不退必致陣亡其部下衆把總退時必看本官千總何在看在陣上恐陣亡相累償命則不得不護千總同戰矣百總旗總而下節節皆然此所謂父子之兵也如此推之三千人皆互相顧盻彼此并命萬人一心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此練心之要法也何謂練氣李衛公曰含生禀血鼓作爭鬬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其起四機以氣機為上此無他能激吾勝氣使人人自鬬則其鋒不可當矣此須練之於平日兵有節制立於不敗之地以待敵人之敗則軍有所恃而氣自倍又人人練習使技藝精而勃勃乎欲試則氣壯往者江南倭難作時常隨陣觀戰多是氣衰膽怯即教師拳師皆慌忙失措十分技能不曾用得一分望風而敗乃知氣雄膽壯是臨陣第一義昔金世祖初起時

遇桓赧之兵強盛軍吏未戰而懼面無人色世祖陽陽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麵水飲之有頃訓勵之軍勢復振遂大捷此善養氣者也故以時而言則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李衛公謂朝暮非限時刻真知兵者也如金兵聞敵強而懼氣已衰矣世祖令解甲少憩以水沃面飲麪而訓勵之此轉暮為朝也以鼓而言則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武經謂鼓不可太頻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盛勝之必矣何謂練手一身之力全在於手常用則力湧而出不用則力隱而微故須練之其法有二先用增重法次用減輕法假如兩手能舉百斤則以百斤之石為準時時舉之斤斤而增之至三百斤而止是謂增重法也岳飛練兵每人用二鐵椎各量二十斤兩手各持一椎而轉運不停稍久則兩手皆紅腫矣見腫而不運即兩手皆廢而無用從此運之不已則腫消而手健使鐵椎如一葉之輕焉是謂減輕法也何謂練足亦有二

法一是走法一是躍法陽明先生少年傳走法於異人令就一室中縱横界作數十道約有二三里之遠以布二塊各盛沙一升縛兩足上就所界之路周圍習走終而復始刻香為候從漫而緊此走法也岳飛練足乃是古人超距之法先壘石為距高二尺雙足並躍超捷無碍矣即寸寸而增之至八尺而止此躍法也何謂練目有明暗二法先用暗練坐密室中稍有隙縫以紙封之使暗如漆瞪目締觀七日之後漸覺明亮半月之後則游氣往来皆能別識所謂虛室生白也次用明練習觀的之法以一物為的而觀之終日不移即淚下如注亦不敢轉側二練既畢習射習銃百發百中矣其以旗旗練自者至粗者也然軍士中多有不能習前明暗二法者即教之熟識旗幟亦足謂之練目矣何謂練耳有返聽法謂不外聽而内聽則耳目聰也有甕聽法掘地置甕静心而聽之初時若無所聞習久則十餘里之内兵馬之聲皆先得之矣此須細心之士方可練習尋常士卒只教演習金鼓亦足謂之練耳矣外練之法有六一曰練

陣二曰練營三曰練藝四曰練地五曰練時六曰練勢何謂練陣陣法雖多不過三五而已岳飛傳兵法於周同是三法每三人鬲足而立擇一人為長居中稍前二人居左右稍後成椅角之勢由三人而九人為一伍亦鬲角立總聽命於第一伍之長由九人而二十七人為一隊三倍之則八十一人為一總又三倍之則二百四十三人為正營又用二百四十三人為副營共四百八十六人凡占人置陣皆有副如遇敵而前也一半戰一半止更迭而進力常有餘如遇敵而退也一半抵住一半抽退如遇夜而防警也一半起一半息兵法所謂戰隊駐隊相間而立及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皆是此意此行軍至妙之訣又以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為正兵復設一千四百五十八人為遊兵共二千九百一十六人為一師語云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惟其分數明布劄定也靖遠伯王驥少嘗傳兵法于方外異人是五法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由五人為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

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干中其更迭止息一如用三之法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為副如前法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度聽於中軍主將之令故王公交戰輒勝屢建奇功薊鎮陣法創於戚大將軍亦是用三之法先以一隊長自選九人隊長以年力壯健能射者充之居中第二名居左第三名居右皆能射者俱充鎗鈀手以骨肉結實精健者為一伍長即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而粗猛者為三伍長即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俱充大棒手又以善于炊爨肯為人下者一名為火兵給棒一件如此三隊共三十人即屬一旗總領之如此三旗總共九十人命一百總領之三百總共二百七十人命一把總領之三把總共八百一十人命一千總領之僕十餘年前浪遊諸邊至薊門目覩其法而心疑其未備今則并其未備者亦不可見矣是

以軍皆逃亡粮皆冒破即力欲頓整而莫可稽查竊謂上官點閱宜持戚公成案取其號簿令各營以次擺列隨抽一伍驗之孰為伍長孰為散軍或抽一旗總一把總隨意考驗其弊立見即數萬人一朝可盡察也然戚公之法九人皆一字擺列而不作掎角鼎足之勢又止列一陣而無副兵此皆制之未備也今誠因其遺法而增其所未備各伍練成付之旗總旗總練成付之百總百總練成付之把總把總練成付之千總千總練成則為一營而成陣八陣六花以次

演習庶幾有制之兵矣何謂練營凡遇敵出戰必先安營而後進退有據古人營法有九種今人類謂車為陣之甲冑可以環而自衛不知此特九種中一種耳曰立槍營曰攏槍營曰柴營曰城營曰車營曰木柵營曰繩營曰拒馬營皆須堅固比之城郭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不出方饗士作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利在速戰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乃

引還今達虜蜂擁而來我軍皆不知營法僅挑
一濠淺而易越又不知築土自固雖欲不戰以
挫其鋒不可得也古人用兵皆築土為營魯侯
征徐戎是日征即於是日築武王伐紂而血流
標杵杵者所以築也乃知營法其來遠矣何謂
練藝武藝頗多皆須練習試舉其畧如使鎗之
家十有七曰楊家三十六路花鎗曰馬家鎗曰
金家鎗曰張飛神鎗曰五顯神鎗曰楊突鎗曰
拐刀鎗曰錐鎗曰梭鎗曰槌鎗曰大寧鎗曰
馬鎗曰搗馬突鎗曰戟眉鎗曰何家十八

手干子曰紫金標曰地舌鎗使刀之家十有五
曰偃月刀曰雙刀曰鈎刀曰刀手曰鋸刀曰掉
刀曰太平刀曰定戎刀曰朝天刀曰開陣刀曰
偏刀曰車刀曰匕首使劍之家六曰馬明王曰
先主曰卞莊曰王聚曰馬超曰邊掣厚脊短身
使弓弩之家十有四曰邊箭曰兩廣藥箭曰火
箭曰神機箭曰楊家箭曰馬家箭曰神箭曰袖
彈曰弓弩曰諸葛弩曰連環弩曰雙弓床弩曰
三弓床弩曰打牲弩使棍之家三十有一曰左
少林曰右少林曰大巡海夜叉曰小巡海夜叉

曰大火林曰小火林曰通虛孫張家棍曰觀音
大閙南海神棍曰稍子棍曰連環棍曰雙頭棍
曰陰手短棍曰雪棒搜山棍曰大八棒風磨曰
小八棒風磨曰二郎棒曰五郎棒曰十八下狼
兵棒曰趙太祖騰蛇棒曰安猴孫家棒曰大六
棒緊纏身曰十八面埋伏紫薇山條子曰左手
條子曰右手條子曰雪搽柳條子
曰跨虎條子曰滾手條子曰賀屠鈎杆曰西山
寺硬單頭使雜器之家十曰鐵鞭曰夾棒曰單
手燥鐵鏈子曰蕓藜蒜頭曰金剛圈曰鏝掌鐵
尺曰呂公拐子曰鋼叉曰箍筅曰鑭使鈀之家
五曰雄牛出陣鈀曰山門七埋伏鈀曰番王倒
角鈀曰直行虎鈀曰稍攔腿進鈀使馬上器械
之家十有六曰鞭曰鍊曰鑭曰搥曰流星曰鎖
虎口曰馬叉上帶使流星鞭曰雙舞劍曰雙刀
曰馬叉曰六平鏟曰方天戟曰鎗曰關刀曰斬
馬刀曰月鎗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曰趙家
拳曰南拳曰北拳曰西家拳曰温家鈎掛拳曰
孫家披挑拳曰張飛神拳曰霸王拳曰猴拳曰
童子拜觀音拳曰九滾十八跌此外又有破法

拿法解法跌法教師相傳各臻妙際但小人無識一藝在身愛惜如寶不肯盡傳須以厚禮致之擇兵士質之所近而教之專工一藝即可勝敵然如學鎗亦備通鎗家諸法而後變化入神教鍊既成有不戰戰必勝矣何謂鍊地練兵者皆於武場操演場地平方所布皆是死法亦是面前花法地不方正即死法亦不可用矣故平時操練與臨陣之時迥然不同鄭若曾云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縱有横有直皆因地而異用也此皆不可不習者也善將者過山即習登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街衢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塍即習分行合捕之法於九地六形一一講習庶有實用耳何謂練時法曰凡遇逆風撲人面者不可進兵又曰遇有大風大雨大風大霧不可進兵攻討然李愬以雪夜擒吳元濟王威寧以大逆風平套虜豈可執式故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平常習慣遇風寒則習屏氣遇暑暘則習向日遇雨雪則油甲藤衣隨宜置備此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

益于軍士何謂練勢武經云兵貴勢勢可以先
戰而震敵乘利疾奮敵不暇支兵之所以能為
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
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氣勢也關山
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磴羊腸猶門一夫守險
千人莫過此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
未會後軍未涉此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
志非敢決非必死非畜怒亦莫能為勢也故曰
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又
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
千仞之溪至於漂石者皆勢使然也昔唐荆川
用兵募嚮馬劇盜為前鋒遇敵輒敗荆川詢之
云汝作賊則所向無前上陣則退縮不暇此何
說也對曰往者為盜時其勢在我人皆畏懼故
以一人毆百人而莫惧今者其勢在敵我反畏
之何由敢前以是知練勢之說乃兵家玄機微
乎微乎知者鮮矣內外二練悉能通習而兵豈
有不精者哉伍子胥在吳練銳卒三千遂能爭
衡齊晉岳飛練背嵬軍五百人遂能以少擊衆
百戰百勝倘薊昌二鎮能練成一二萬人即横

行匈奴可也至於練馬亦自有法須令別而用之如有善走駐坡驀澗者聚為一等衝突敵陣用之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聚為一等可充奇兵隊伴應急使用有見群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為一等偷營截寨用之有壯健而生性遲鈍不能快走者為一等可便作駐隊遮掩步兵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類者又為一等臨時聽用至於馳驟進退必使熟識金鼓旗色必使熟諳田車轉陣皆使素演庶不悞驅使也

整器械

前件軍中器械當為經理黃前十議中已具陳之矣至於臨陣應敵全資實用夫薊鎮所防惟虜虜之長技惟刀與箭耳其箭重大不能及遠故在三十步之內虜不輕發其刀在馬上便於殺騎士而不便於殺步兵步兵有長器架隔即不能及身矣最難當者馬勢之衝突耳蓋萬馬奔騰勢如山崩河決我軍望之輒北何嘗交戰故今邊方將士咸謂虜必不可交鋒但能用家丁尾後鬼竊零騎便報奇功或露形迹遇虜殺傷便稱血戰此牢不可破之習也今須掃除故習

與虜堂堂一戰禦馬之器莫良於車今輜重無用之物須改造永平輕車舊時每營八十輛今改作二百輛不用騾駕而以二人拽之車雖增而所省芻粮無筭矣止則有營行則有車其駕砲車每面各用數輛雜於輕車之間大將軍砲攻擊最猛重大難携今南方以鐵葉作裏外以竹或木裹之甚為輕便營中多携數十具候虜蜂擁而來二百步之外先發大將軍擊之如遣零賊舞刀則用鳥銃擊之鳥銃兩星相照善放者雖針芥之微無不奇中勝弓矢百倍一百五十步之內則發毒弩百步之內始發虎蹲砲伏郎機五十步之內始發快鎗火箭之屬近而接戰則用鈀棍長鎗鈎鎗大棒劚門舊制皆長七八尺者兵法短不接長長一寸則有一寸之力此數物可以當虜刀矣虜騎遇車則不能奔突是車可以當虜馬矣我有車營以阻虜馬車有火器以抵虜刀車依于營人依于車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車營相恃先保無虞此所謂立于不可敗之地以待敵人之敗者也今也不然營雖有車輻多脫落徒糜芻粮未知拽駕猛士步闘

全資盔甲今試查檢外面雖新內則鉄葉不全或銹眼穿爛射之即透砍之即入何以禦敵毒弩禦夷古為良法今全然不講惟有火器而製作不精如鳥銃每門合口鉛子一百箇火藥二斤火繩三條鉛子袋一箇藥筒五十箇線藥鎁一箇銃套一箇每旗火石火鐮一付此定制也今果全乎即全矣而鑄鉛子不立範範矣而磨鉛子不光光矣而大小不合口或銃腹小而鉛子大則入不深或銃口大而鉛子小則火氣易洩又或棚杖不堅火繩不燥其餘火器種種皆

然是未見虜而我箕先輸矣法云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求勝旨哉乎

開屯田

前件古者兵農為一後世始分為二然不可得而卒合矣

國初每衛各設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納正粮十二石收貯屯倉餘粮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粮有事則荷戈無事則負耒兵有資生之業官無養兵之費頗與唐府兵之制相合求之近代最為盡善者也後因兵逃田荒

屯粮為累愈累愈荒歷年奏減粮額今所清屯田皆非軍所自種所納屯粮皆計畝起科與民田一例寓兵於農之意無復存者即欲振刷又恐屯地為豪強所佔一時難清故隱忍因循歲復一歲但能搜刮餘粮稍增屯額即為能臣矣薊昌沿邊一帶則荒地至多不煩清查自有餘地竊謂井田之法似為迂濶然在邊鎮地多人少之處行之則為禦虜萬全之計倘募近邊壯丁為軍八家為井開溝引水八萬人即佔一同之地不必處處皆方但隨邊度地可作十井即十井而止可作百井即百井而止量其遠近分立堡塞每軍田中有舍堡中亦有舍效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意無賊則力耕賊至則入堡今之所以不能堅壁清野者正以產皆在野不能久住城堡耳如使平時收獲芻粮皆入堡中賊至何難于避哉又屯田之制所以不能復者以稅額重而徵輸苦也即如顧養謙興豐潤玉田水田當時已有成效矣顧公去而田即廢者非後之人盡不才也水田一畝徵米一石此必廢而不能久行者也今各衛屯粮計畝起科

官責之軍軍責之佃户不足則軍賠有賣妻鬻子而不能償者故一僉屯軍即為重役清出屯田愈多則累軍愈重此亦疲役軍丁之一大苦也今惟收公田而不及私田則軍之耕者樂有恒業惟藉其力而不征其稅則上聚公田而下不為厲此事之至便者也誠于山坡之地間行區田平衍之處皆為井地民有願耕者亦聽其如法開耕止收公租更無別稅耕作既興粮多米賤一利也溝洫相間戎馬難馳二利也處處有田則處處有溝洫之上有畛便是土城畛上種樹便成險阻今止長城一重而井田既成則有土城數十百重三利也寓兵于農教化可施四利也此誠老生之迂談然積抱有年自謂守邊良策無踰此者敢漫獻之

理塩法

前件屯田惟求增額而不遣軍耕則照田起粮付之一縣令足矣何必勞軍又何必特設憲臣為哉至於塩法亦非祖宗之舊也今之司課者亦但求增額而不問典故之所從來此所以求之愈切而行之愈窒也

國初鹽法量灶戶多寡分立幾團團給一牢盆每盆
一晝夜煎鹽六乾約一引有餘煎鹽一引納之
於倉即給工本鈔一貫每貫實值銀一兩故灶
得濟用而倉有餘鹽後鈔法不行徵鹽如故此
勢之所必窮者也遂計丁徵銀多寡不等而灶
不輸鹽矣
國初各商赴邊募民耕作納米豆草料官給一勘合
填定所納米麥之數與鹽引場分令赴戶部對
同即執赴鹽院及運司掛號然後赴南京刷引
執引赴各場支鹽隨到隨支不煩自買後改納
折色而邊民始困然猶未甚也今改納本色而
其困尤甚如薊州額派長蘆存積鹽六萬七千
九百六引每引定價二錢今三錢納粟二斗一
升納豆二斗七升往時商人皆就邊耕地故納
本色而民利今商皆不耕惟持銀買粟買豆故
每年報中之時粟豆皆一時騰踴價愈踴而民
愈病矣商人齎引赴場無鹽可支官府令自買
鹽而責諸灶戶出鹽價與商人每引或三錢或
二錢七分不等灶戶不領工本而每丁出價又
兼場官需索運司賠費其困極矣商赴鎮中納

每引不過費銀三二錢而中間掛號驗引掣放
則每引費七八錢故今薊州一引嘗責銀一兩
有奇以雜費多也夫官之所得止銀三錢或粟
二斗一升而私費乃七八錢則官得其一而私
得其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今之塩法不可
不變矣始就實坻一縣言之三岔場該辦塩七
百七十引八十八斤該支工本鈔七百七十八
貫五十文蘆臺場該辦塩二千四百八十七引
八十八斤該支工本鈔二千四百八十七貫三
百三十文豐臺場帶辦塩五百八十八引三十

三斤該支工本鈔五百八十八貫三十三文今
並不支鈔但今計丁納銀交與商人每塩一引
折價二錢七分而商人之来買塩者則並無一
紙正引赴場也惟假運司餘塩一票則數百萬
之明載而出矣竊嘗計之如即以灶丁前所輸
商人之銀二錢七分以二錢易粟或豆五斗以
七分為脚價自赴薊州交納則二斗一升為正
引二斗一升為餘塩尚多納粮八升額可增而
商可不設矣不惟如此各處灶地皆納半銀以
其半供運司之費今若不用商人不設運司則

此半皆
朝廷之物也如寶坻灶地新舊一千二百餘頃每畝
九釐便可增銀一千一百七十餘兩以三錢一
引計之又可增三千八百餘引矣不惟如此鹽
不用引任民自煑自賣但於出鹽之處總要路
頭置官而微徵其稅每百斤稅銀一分通淮浙
河東等處便可收稅銀千萬矣又官既不禁則
鹽價兩平四方得食賤鹽之利官府省巡捕之
煩地方亮徒私販致生意外之虞亦事之至便
者也

收胡馬

前件中國之馬決難與胡馬爭衡惟得夷馬則可
以耐腥臊可以馳嶺阪故家丁壯士皆增價而
收之劇昌二鎮舊有馬價銀一萬八千兩初議
九千兩在大同九千兩在宣府收買胡馬以備
戰陣之用後因開市之後所易之馬未至本鎮
而多死遂題止大同只用九千兩觧發宣府收
馬九千兩留本鎮買土馬萬曆十二年又因不
便題准不發宣府全留本鎮於是劇昌無胡馬
矣胡人以馬為命其良者亦自不肯輕賣惟貨

多而價重則雖自騎之馬亦懽然相易矣今不論美惡每匹定銀十二兩故夷人一至張家口即以好馬與商人重價相易其送至宣府者皆劣駑不任牧養者也如欲收胡馬須令軍士私易官不與其事可也三衛夷人進貢之馬由喜峯口而入武官無知先擇其良者自用止以駑馬進京起夷人輕侮之心甚失大體馬一進京輒發內官領至三河寶坻等處馬房牧養每房不過十餘匹而坐佔數百頃之地且沿村尅剥鷄犬不寧竊謂今後貢馬如海西建州諸夷之馬盡留遼東三衛之馬盡留薊鎮而以各馬房之地盡數徵粮備邊則所全者大而為益不細矣

散逆黨

前件虜皆設幕而處凡構房者即謂之板升板升之衆皆中國逋逃也昔張公題為招抹被虜華人以散逆黨等事謂虜昔入寇所掠惟財畜婦女而已今則掠人置部落中及至犯邊則倚為嚮導衝陣則用以當鋒返塞則留之殿後以中華之赤子為奴虜之腹心此生聚之而不足彼

因用之而有餘彼來侵我則既以中國攻中國
我雖勝彼又多以漢人殺漢人十八年寇遼聞
驅男女三四萬人而北故今日在虜之衆較之
往年不啻十倍矣不但虜之掠人也中國之人
或負罪而出或窮餓而逃或失意而遁者又比
比焉今聞教虜叛逆者皆中國逋逃也虜酋生
長沙漠原無大志惟中國狡黠之徒羈棲虜庭
身服氊裘心思羅綺形居毳帳神想華堂於是
乎導之作逆引之南侵而禍斯不可測矣幸而
青把都長昂之屬皆庸才不知撫御虜使其人

昔年有隔在虜中者不勝其暴虐之苦携妻子
率部落至墻子嶺求入邊將拒而不納歷古北
口石塘嶺十餘處皆不納舉部慟哭而返是絶
其向化之路而堅其附虜之心也竊謂宜遵歷
年題准事例特立受降一司有能招一人者賞銀五兩招
十人者陞一級招劇賊者同殺賊之賞既招至
則優待而厚恤之願效勞者即收為家丁視其
勇怯而差等之其人既耐辛苦又識虜情較之
募內地之人蓋不啻倍徙矣豈惟中國叛人可

以招徠即三衛真夷亦可賄散也昔魏絳陳和戎五利首曰戎狄貴貨賤土土可賈焉今之和戎者但保目前無事而已矣孰知遠計哉愚嘗反復邊計而深感當時之失策也當市賞之初成也把漢那吉在中國其操縱之權在我宜令之曰將板升之衆盡歸中國吾與還而孫俺酋必聽命不暇矣其時趙全等與青把都爭權事可立就也而計不出此一可憾也既而趙全等挪敵之後青把都諸酋暴虐其衆扣關來降使盡收之皆吾精兵也又拒而不納二可惜也今

史奕既歸車奕無侶聞其黨頗有內附之思可乘机而引誘之板升之衆豈無染指之思親戚之想昔錐失策今尚可圖宜遣尖夜之屬散入其巢諭以大義餌以厚賞有能擒斬夷酋首領者宜反勝敵同賞或引衆歸附者計丁行犒立成條格密切頒布以令一行將必有聞風響應者吾沿邊備兵文武等官各以招募多寡為功之殿最每歲上計幕府轉聞吏兵二部功多者破格超升則逆黨可散矣

咨王道尊軍民利病議

為諮訪軍民利病事二月念一日奉
欽差整飭蓟密雲等處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王　冕
牌為前事道屬地方密迩京边軍民苦累利病
相同與夫营路積弊戴守机宜何利當兴何弊
當革恭項在懲前慮後作何更張其項以晉文
玩弛亟當申飭等因到縣職承官四載前後保
陳至脩矣然而無有當軍民之計中贊襄之謨
者則淡陋之故也茲承下訪陳內地民情已經
隨事勞畫申請外边關利弊尚有一二未當書
敢開列以請若曰虛妄塞責則萬不敢也

一修水口以資地險易稱該險在坎而山下有泉
則利禦冦薊門臺垣睥睨守有藉矣所慮者諸
水口耳古北口之橋費鉅萬計水發衝擊靡有
孑遺此不知因水設險而與水爭勝也南方之
水如自嶽達嚴高下相懸不啻千仞土人為灘
三百六十以節之蓋水源至高而其趨則下水
性至柔而其用則剛故旱則常涸潦則奔衝莫
禦今有灘以節之旱則可以常蓄大潦時發過
一灘則勢必稍柔此三百六十灘之所由設也
如杭之西湖其地勢視餘杭嘉湖至峻諺云倒

却長安壩沒却吳江塔言其勢之高也往時不
設閘壩常無蓄水及大雨時行衆壅齊赴則衝
沙走石為害不細自子瞻築隄之後復設響水
諸閘而後水常不涸流常不驟此所謂財成之
道也今薊門惟水口為害居常築小墻水衝即
倒謂之捨城一歲有十餘築者最勞費墻未完
固夜間或令軍卧清中被風帶雨辛苦萬狀不
能因水以設險而乃苦水之為害則人事之未
至也竊謂宜隨各水口置減水壩須用水平量地
勢高下所置之壩校水源來處常低一二尺使
水從壩上通流不與爭勝薊州口外層岡疊障
兩山夾川毋慮數重虜騎皆從川中行川之濶
者以里計狹者以丈計今有減水之壩則川常
蓄水外間連建數壩則數十里之外虜騎皆不
能通行內地連建數壩可以轉運可以灌溉其
利甚大然夏水大其勢皆從壩上通流不能為
害又水過壩而下其勢必稍柔壩愈多則水愈
柔而有利無害矣即冬寒氷凝或掘氷坎或淋
氷城馬滑難行何慮之有此防邊百年之大計
較之一戰之捷一守之固利相百也

一設外險以守要害薊門之險本在太行一帶高山而秦漢長城故址皆在今邊千里之外關中之險本在潼關而秦設函谷乃在潼關之外五十里夫固國者不守險而守之險外此自古豪傑之深意俗人之所未解也乃今薊鎮之邊則失勢甚矣夫太行山脉自西而東環薊門而迤于遼海故邊墻之外皆有重山遠者三四百里近者百餘里

國初大寧未失薊鎮皆為內地今為極邊而所置臺垣未盡得勢其重岡疊障皆委之夷人而吾獨守於淺山之上此二失策而至不通者也今縱不能復大寧矣猶當查嘉靖以前舊例凡口外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有險可據者或仍舊架炮以傳警報或多植柞木以斷往來或縱橫坑塹以為地網或隨處停蓄以為水櫃或徧樹荆棘以制奔軼或埋伏地雷以資暗擊或密設釘板以防潰襲或層疊木樁以遏衝突而於兩山對峙峻峭難越之處特設一關以守之語云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吾守得其地足以制虜矣姑言其槩虜之自西而東也必由白廟兒番語

插漢根兒寬廠可聚兵於此毒其水草西虜其
能東乎由白廟兒南行從永寧四海沿邊外可
犯黃花鎮等處其犯劇也有上下二道由東南
行為下道約七八十里至甘谷蘇太再行七八
十里至石伯嶺又行二日至滿套兒此犯石塘
嶺古北口曹家寨之總地也於此置毒則三路
無虞矣自此分踪東南順潮河而下則至古北
口過潮河而東則至曹家寨向使守外丹衝則
皆不能犯矣正南順白河而下可至石塘嶺此
路山恶水深但用數人守弩嗑兒或湯河上稍

則虜騎雖多不能越矣向西南行過白河可犯
大水谷河坊口然連雲站甚窄狹馬不能成列
一人守此可以當萬人者也自白廟兒向正東
行為上道由好孫歷吳會過十八盤至古北口
其道平坦與下路不同嘉靖二十九年西虜入
黃榆溝由此路也古北口外直通舊興和開平
等衛開平東西舊置馬驛八東則有凉亭沈河
賽峯黃崖四驛通大寧西則有環州威虜明安
隰寧四驛通獨石夫驛之稱黃崖者因萬塔黃
崖山而得名也山上有塔其色黃相傳以金為

之其餘亂塔無數元人遺跡也黃崖山之北曰
黃崖口又北曰葫蘆谷峪外有二口狹僅二十
餘丈中則寬衍形如葫蘆朶顏巢穴也松亭關
在其南吾守之則虜不能來虜守之則吾不能
往但使因山設險因險設關漸以逼之則松亭
可渡葫蘆可奪而大寧可復也兵不血刃而談
笑折衝非上智孰能信之哉虜之自東而西也
必至大釂塲聚兵南有橫嶺往時嶺上有人伏
哨嶺內有架炮今皆廢矣倘復其制則石門臺
頭燕河三路可以預防而無患自大釂塲分踪

向東南則犯遼之前屯薊之一片石大毛山等
處向南行則犯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但守橫
嶺則俱不能至矣自釂塲向西南行可犯桃林
口冷口但守圯河之險豈能飛渡哉若自大寧
城向西行不至大釂塲則知燕石臺三路無事
矣由大寧歷青城至會州雛喜峯口不遠矣喜
峯口外有腴地一區約二三百頃倘三面築土
墻開深塹引水注之周圍植棗柳之屬使可耕
植而東西邊隘皆可相守特設一大石臺于北
屬夷進貢則開臺門驗而入之可以設重險而

折虜驕何憚而不為也大抵灤河為薊鎮東西之界東虜若由冷口之外都山之後過灤西則太平路以東一帶無虞矣西虜若由上谷小興州過灤東則松棚路以西一帶地方無虞矣東虜過灤西若由捨東卜化向把漢土門行則必犯墻子嶺馬蘭峪松棚峪矣是把漢土門乃總路也不可不置毒也若從上谷由朱兒打八後向以遜以馬兎行則必犯古北口矣以遜即會州不可不置毒也又東西虜過灤河皆在淺水之處此處消明我得以預備庶不墮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之弊也

一謹間諜以得虜情孫子兵法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設五間以探敵情曰鄉間曰內間曰反間曰死間曰生間又云三軍之事莫重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云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蓋不得敵情不能決勝故敦復言之如此今北虜之入寇也必要約於數月之前要約既定晒乾喂馬又必月餘而後行其行

也過重山越險阻皆犯圍地圯地而入使吾預知之虜盡成擒矣今則虜至而不知既入而不覺尚可以言兵乎此無他賞間不重而亦無間可用也蓋薊門所恃以得虜情者明哨暗哨也入虜營而久住者曰明哨伏僻路而迤報者曰暗哨之二者皆不足以得虜情也今請罷明哨之遣而用因間寬暗哨之罰而定分地夫明哨止食雙粮而寄身虜巢我之豢彼者甚微而彼之托命者甚重故內地之情舉态報虜是虜反用之為鄉間也如今歲大將軍欲擒長昂徒有聲說非情實也而明哨已報長昂作其怒矣不但為彼之間而且敗吾之事不可不除也虜有逆謀隱不以報而反傳彼之疑言疑事以悞我事敵頑用之為反間也如嘉靖三十四年春虜入寬佃谷而明哨乃傳言虜欲犯石門使吾兵奔馳而失守不可不除也悉除明哨而或因敵之讐或因敵之親或中國被虜投降之衆或因口上通奸私市之家以探之何謂因敵之讐如青把都二女長曰孫太次曰東桂以孫太妻長昂以東桂妻馬嗒哈孫太死而長昂遂奪東桂

為妻馬嗒哈乃其深讐也吾誠不憚厚幣以結之不但可以得長昂之情而亦可以制長昂之命矣何謂因敵之親如長昂董狐狸親叔姪而常有間言吾誠厚撫董狐狸則可以窺伺長昂之動定矣即董狐狸難撫也其左右寧無嗜利者乎顧吾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何謂因中國被虜投降之衆三衛屬夷虜遼人甚衆其中寧無慕中國而懷墳廬者吾誠啗之以高官厚利豈但虜情可得哉雖立功幕北可也何謂因口上通奸私市之家沿邊口上皆有奸民與虜人為手足或入虜營私賣物件或虜人至邊私相貿易不須柔絶當因而使之與之立約許以厚賞則勝明哨百倍也夫暗哨孑身在外遇虜被搶此宜恤而不宜罰者也今將官守法不肯增賞夷人挾制邊將則搜擒暗哨暗哨擒而將官守法是中奸夷挾賞之計也是使尖哨不敢遠探而坐失事機也是堅邊將媚虜之心也甚無謂也請從今以後凡暗哨被擒悉不坐罪而厚恤其家至於哨探之法各路自探而地有遠近近者易知遠者難達往往失事皆由於此竊謂薊

鎮雖分十二路本是一家之事不可自分彼此口外某處要害去某路為近即責成彼處夫哨有事迤相傳報如西虜犯薊鎮必由獨石邊外東行故毛兒墩軍哨望最真先年題准毛兒墩軍失報與薊鎮失事同罰是矣又如虜至把漢土門則當犯墻子馬蘭松棚三路矣然墻子嶺離把漢土門三百八十里馬蘭松棚相離更遠細查墻子嶺八十二里至紅門川又十里至密道兒密道兒之北即是斗里庫南界又百餘里始出斗里庫北界方是把漢土門責成

四十二年虜犯墻子嶺時各處哨役只在斗里庫南界瞭望不曾深出北界比時東虜與三衛屬夷先至把漢土門聚候西虜三日而各邊路哨役漠然不知此所以坐失事機而遺禍不細也今查把漢土門有逕路通黑谷關止一百餘里雖不通大舉而走哨則甚便也蓋虜至把漢土門其犯邊之害在墻馬松三路而探哨之役則當責成曹家寨之黑谷關又如東虜渡灤而西則當責喜峯口之失哨西虜渡灤而東則當責龍井兒之失哨隨地責成互相走報庶不悞

事耳

一設工匠以慎修邊夫薊鎮修邊始於嘉靖二十九年然猶未備也垣墻之壯實自戚繼光始當時約以八年完工後改十三年今則永無完期矣夫一勞而永逸則勞之可也今永勞無逸而猶冐焉為之是使軍之壯者因脩工而疲勇者因修工而怯有忠義報

國之心者因修工而憂愁怨怨悵悖悖乎其思亂也豈惟如此路路版築無一路安寧年年修造無一年休息勞役頻仍上干和氣或召水旱饑荒之災甚不可也豈惟如此寄樁不敷露宿無蓋忍饑力役渴飲泥漿有力未庸而先病工未完而先死者矣豈惟如此在邊修城不給物料皆令軍士自備使之登山採木使之摶泥作坯使之開窰燒磚使之採石燒灰使之砌磚使之釘樁以一軍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宜其晝夜勤動而矻矻勞憊也豈惟如此募工作坯一日可作二百餘塊軍不善植而強使之日只作六七十塊耳又作二百塊者身不甚勞而坯常中度作六七十塊者勞苦倍蓰而器又不精所修之

城隨築隨圮此拙者之效也今請悉放軍士歸
伍而另募工匠修城要使費不加多而工不加
少請偕箸計之城高一丈五尺連垛二丈有奇
底濶一丈頂收九尺此原謙也每築一丈該用
磚二千有奇每窰一座燒大磚一萬二千便敲
修五丈之城矣粧窰一日燒七日而磚熟淋水
一日停火三日出磚一日共十三日大畧半月
一窰照南方為聯窰二窰相連一則火氣相蒸
而磚易熟一則人多相聚而工易就二窰共出
磚二萬四千除有損傷者不計外足可修城十
丈矣法當募坯匠十人每人每日做坯二百半
月之內只用十二日可作坯二萬四千矣匠役
日給銀四分又另募雜役五人每人日給銀叁
分常和泥以待用募燒窰匠二人日間更迭看
二窰之火夜間則輪所募雜役十人每二人看
火一更各給銀一分以十丈為一作募修城泥
水匠八人雜役四十人以供運磚挑土之事以
上共用銀三十二兩二錢五分半月一窰修城
十丈一年除二箇月不筭以十箇月二十窰便
可修工二百丈矣是二百立一聯窰石灰窰南

方每窰燒灰一千餘石火力久而大其灰最佳
邊方修城各立小窰所燒不過二三十石故火
力小而灰最悪今宜立中窰每窰燒一二百石
每城一丈用灰一千斤十丈用灰一萬斤則一
灰窰足供二磚窰之用矣其柴皆用軍採辦每
月開關用軍力一二日不為厲彼也燒灰之石
須揀其青而有理者每窰用匠二人舉火即燒
窰閑時則尋石每夜亦輪雜役五人各司一更
不過用銀工兩而足矣至釘樁之木即隨軍士
所採柴內揀其堅大者用之惟城墻底脚內外

各宜用石三層每買石一丈連砌約用銀二
錢內外各十丈三層共三十丈該用銀一十
二兩又每定窰處須搭草房十餘間備辦板
杵什物約用銀八兩連前通共銀五十五兩
二錢五分今日修邊每丈給銀五兩連搞恤
銀筭之每丈約費銀九兩有奇若募匠修工
其費反省三協之工每協各立十窰一歲便
可修城六千丈矣今每歲修城不及五六里
而軍大困若募匠另修擇一良吏司之不屬
軍伍則所修之城五倍于今日而工役庶有

完期也

寶坻政書卷之十一

了凡雜著十四

門生 劉元謨 王好善 編輯

自治書

了凡先生學極天人教通內外兒童婦女靡不知其名而仰慕焉若其自治之密則通儒大人或未能察也先生孳孳為善惟恐不及其自檢之條及當官功過格晨昏功課錄皆有志者所當服行者也輯自治書

思補堂自檢款目

一晨昏功課俱有成規有事不及行即撥冗補之

不可缺也缺則書冊以志吾過

一書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居官須有邁種德之念日行善事惟恐不及庶上不愧此祿下此生不虛

一置治心編一冊每日門子携置案上所行之事皆隨手劄記夜則布卓于庭焚香再拜以告于帝

一古人瞬有養息有存蓋無日不齋戒也然臨祭之時猶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按須知文冊當官三十一事以祭祀為首此而不敬非人矣凡遇祭祀務遵戒約以求感格於神明

一忿心難釋戾氣難融古今豪傑所以不能建中和之極者皆坐此耳今遇有可怒可忿之事皆當百倍忍耐決不可乘怒用刑乘忿發書以貽後日之悔

一左右或以冷言中我或以緩語讚人其情態百端一切皆當洞燭至于當官行事凡吏書之言決不可聽則我為彼後矣

一操守一節稍知好亮能保全但不可以廉炫人亦不可因廉生刻蓋一清如水大節凜然皆吾本分之事也

一凡事不能有利而無害事到手即思其利害何

如果有益于生民有裨于
朝改者即行之倘一時有利而或貽害于後及害多
剩少者皆不可輕舉
一去一惡人足貽地方之福吾若為不去然不可
疾惡太嚴吾寧失于不經勿過刻也
一澹泊是儒家風味吾謹守之日用支俸錢自給
勿得過五十文
一用物給錢平買較常價稍優其值寧使賣物者
欺官毋使官欺商人也
一主威之道不在刑罰而在威儀每日坐堂必正
衣冠尊瞻視雖祈寒盛暑決不可褻服自便

當官功過格

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惠
廸吉從逆凶惟影響嚴矣哉道藏有紫微帝君
功過格吾師復所揚先生刻之感應篇中余取
其有切于官守者增損數條用以自警

功格

免大辟一人當百功
免永戍一人當五十功免終身軍一人當三十
免滿徒一人當二十功三年徒當十五功二年

徒當十功一年徒當五功

免滿杖一人當三功九十以下當二功

按禁衛格凡人犯罪應死而吾免之始筭有功若不應死者減筭軍徒以下皆然蓋不教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即使刑其罪當皆虐政也故得其情猶當哀矜之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見者愜心受者愧服筭十功

凡有力役差遣均平使闔縣受福筭千功

催徵有法不甚用刑而錢糧畢辦筭百功能認罪緩徵筭千功

申請蠲免使地方得受實惠筭三千功

教人為善誘掖獎勸使有成立其功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之

行路人有病設法養療一人筭二功垂死而得生者筭十功

葬死人及枯骨各筭三功

凡責人而已不怨真有與人為善之心筭一功

未祭而能守齋戒當祭而如對神明筭十功

禱雨祈晴能竭誠盡慎有應每事筭百功

監中囚犯依期給糧禁戢獄卒使得安寧一人筭一功

閉中進監為陳說善惡使肯改過一人

筭百功

收養孤老一人筭十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一人筭二十功

應扶人而能忍不杖筭一功

開渠築堤能興水利視事之大小筭功

能禁戢豪強不使播惡筭十功

凡聽訟能伸究理枉一事筭一功能誨誘頑民平其忿心使之無訟筭十功

賑濟得實一人筭一功

荒年煑粥本縣來食者一人筭一功他方來食者一人筭二功

冬寒窮民無衣設法做襖給之自給者一襖筭三功勸人給者筭五功以不獨為君子也凡施人錢物皆以百錢筭一功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于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還淳筭千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之大小人之善惡筭功

過格

怒中責人筭二過無罪悞責筭十過

凡問罪成招不與開一線之路只求上司不駁

筭三過

泥成案不與開招各隨事之大小筭過

上司怒不敢辯救筭一過

接人不拘貴賤若有輕慢之心筭一過

心有宿怨而外作好詞筭二過

見人不檢不與規正筭一過共助成其惡筭十過

毀人楊已筭百過

不畏大人將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行用心

祇奉筭二過

飲酒多筭一過醉而失禮筭二過

妄言筭一過

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筭三過

強不知而為知筭一過

攘人之能掩人之善忘人之恩談人之短皆筭

十過

遇災不申遇賑而吝皆筭百過

不禁宰牛一牛筭一過

杖死一人筭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寡筭過
受人囑託筭一過枉法者筭十過
祭祀不盡誠筭十過
遇長不敬遇幼不慈遇朋友不信皆筭五過
加派增糧筭千過
逢迎勢要筭一過若累平民筭十過
非禮餽人筭一過
演戲作樂恣情酒食筭一過或習成奢侈陰傷
風化筭十過
水旱不早為祈禱筭五過祈禱而不盡誠惟以
虛文塞責筭十過
遇知己而含疑不盡筭一過
待人不誠筭一過或挾詐自逞筭三過
自占便宜損人利己筭十過

晨昏功課錄

丈夫處世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竊私愧之此日一過不可復得泄泄然虛度不作毫髮善行何以報父母對天地而慰吾師友哉釋氏初學之徒類有功課余以己意酌為數條日循而行之凡數年矣或者憐余頹憊應酬冗拜多恐損形無益予聞

陶侃在荆州日運甓習勞有志者類如是予雖老方見用于世致身效勞有無窮之責未有頹其形惰其氣而能成天下之亹亹者謹以懺悔效運甓爲不然晏安酖毒也有志養生者若之何服之

了凡居士袁黄坤儀甫書

清晨懺悔文

竊惟凡夫垢重欲界情濃無始刼来久斷還源之路有知覺後長随妄集之塵或緣三業以招尤或自六根而起過或恣内情而甘心勞役或躭外境而着意馳求執有漏之空華生無明之煩惱数其惡擢髮難盡悔其非摧肝莫追憾莫憾兮欲絜而故汚痛莫痛兮屢戒而旋犯仰慈悲而瀝血勤懺悔以祈哀所願念念歸真塵塵離垢廣修六度頓悟一乘早遇至人幸逢大藥壽源彌永勤施不壞之功禄位益崇普濟無邊之衆揭三綱於日月皎百行於風塵立朝爲淳德之臣處世爲中行之彦禮義光於祖考詩書保乎子孫四智圓明六通齊備破衆生之疑網建群聖之法幢文章遠繼六經言言覺世技藝獨高千古處處降魔報國濟民撥亂反正逢諸疾苦爲作良醫遇衆昏迷示其正路凶年艱食廣分香積之糧暗路難行

化作光明之燭盡十方世界皆為圓覺伽藍主伴咸
臻于本際與一切衆生同入平等性覺自他俱徹于
靈源跪誦
弟子袁黃奉為
當朝皇帝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奉慈悲本願使三
德蚤圓萬邦咸賴
弟子袁黃奉為故父某人故母某氏及袁門從上一
切祖妣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祖考
所作之業盡歸予身代為受罪予小子纖毫之善皆
歸祖考俾蚤超昇跪誦至一心歸命一扣頭頂禮三寶三扣頭誦完總扣一扣後皆

弟子袁黃奉為亡兄某人亡嫂某氏存弟袁某弟婦
某氏等及袁門一切族屬乃至同宗散處不相識認
者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奉慈悲本願使沒者齊生淨
土存者敦睦相親如無兄弟者只為合族扣拜
弟子袁黃奉為乳母某人妻某氏一心歸命頂禮三
寶祈承慈悲本願使二愚頓謝三昧現前如無乳母者不必拜
弟子袁黃奉為從幼以來受業諸師凡有一言一字
之益一材一藝之授者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
悲本願使五蘊解脫四智圓明
弟子袁黃奉為鄉會座主及凡薦援提携一切知己

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罪滅福圓常為導首如無鄉會座主者改稱前後考試主司如無薦主者薦拔改為試援如并考試主司亦無者只稱識拔提携一切知己

弟子袁黃奉為父黨母黨妻黨一切親戚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罪業消除冤愆解釋

弟子袁黃奉為同窓同年同遊同志一切諸友及凡有一面之識者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漸磨日篤大道偕趨如無同年者不必稱

弟子袁黃奉為前後授業諸生及凡聞風私淑之徒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圓悟一心紹隆聖種如無生徒者不必扣拜

弟子袁黃奉為當朝宰相及凡文武一切官僚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推賢讓能盡忠報國

弟子袁黃奉為今日各位上司及本邑鄰邦一切僚屬等官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同發善心同行善政如未入仕者只稱本省各位上司多本邑隣邦一切父母等官

弟子袁黃奉為寶坻今日士民乃至遠近觀風等衆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未臨民者此條不必扣拜

弟子袁黃奉為室人某氏及同居僕婢乃至一切往

来人衆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齊懺
前非同圓後果
弟子袁黄奉為童子袁天啓袁寶生及後来一切子
孫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福慧雙修
永護三寶未有子者只稱當来子子孫孫
弟子袁黄奉為上界天主天衆仙主仙衆神王神將
各及眷屬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諸
漏頓除妙覺早證
弟子袁黄奉為一切阿脩羅王阿修羅衆各及眷屬
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不樂餘乘均
齊實所
弟子袁黄奉為一切龍王神衆各及眷屬一心歸命
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斷塵沙惑證金剛心
弟子袁黄奉為一切魔王外道神衆各及眷屬一心
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究竟習因圓成佛智
弟子袁黄奉為中界一切神王神將幽顯諸神各及
眷屬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淨盡無
明證窮法性
弟子袁黄奉為下界閻羅天子及一切神王神將各
及眷屬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了幻

妄心住秘密藏

弟子袁黃奉為華夷一切人民乃至十方世界微塵
刹土中人道衆生一心歸命頂禮三寶祈承慈悲本
願使身心俱淨同享雍熙

弟子袁黃奉為今日各處獄中囚犯乃至十方世界
微塵刹土中地獄道一切衆生一心歸命頂禮三寶
祈承慈悲本願使惡緣懺盡獄報頓空

弟子袁黃奉為十方世界微塵刹土中餓鬼道一切
衆生乃至無量無邊一切鬼趣一心歸命頂禮三寶
祈承慈悲本願使罪業遠離禪悅充足

弟子袁黃奉為十方世界微塵刹土中畜生道一切
衆生乃至無量無邊胎卵濕化抱識含靈一心歸命頂
禮三寶祈承慈悲本願使永離異類同證菩提

黃昏田向五戒

一不殺生先持呪然後拜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稽首三洲感應護法韋
馱尊天一拜稽首天龍八部及上下幽顯一切護法神
祇一拜稽首本府本縣城隍之神一拜稽首當境土地之
神一拜竊惟聖人愛物天地好生養茲不忍之心便是
求仁之本弟子袁黃尊佛明誨今日從朝至暮不敢

殺生但蠢動含靈皆為物命凡愚業重動輒相殘縱
從今不殺一生念已往難酬萬命特誦佛母準提呪
若千徧（多則一千少亦須一百八遍）伏茲呪力使我弟子自今至
於後日慈悲雙運禁戒獨嚴從前受害之生悉當超
度衆人嗜殺之罪咸與消除戶戶持齋現世斷刀兵
之慘人人戒殺地獄空冤對之門（以上跪誦）願佛慈悲哀
憐攝受（一扣頭）願常馱憐憫為作證明（一扣頭）願天龍鬼
神同心呵護（一扣頭）願城隍土地盡力提携（一扣頭）令惡
緣消散善事圓成（一扣頭）

不偷盜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稽首三洲感應護法菩
薩尊天（一拜）稽首天龍八部及上下幽顯一切護法神
祇（一拜）稽首本府本縣城隍之神（一拜）稽首當境土地之
神（一拜）竊惟人生百行廉潔為先哲人常畏夫四知往
聖每嚴于一介弟子袁黃遵佛明誡今日從朝至暮
不敢偷盜但充義至精省身難盡暫隳小節輒悞平
生所得未及毫毛所喪已踰山岳特誦佛母準提呪
若干遍伏茲呪力使我弟子自今至于後日恥心益
烈清德彌高辭受協宜氷蘗在念覩吾面而鄙夫易
慮聞吾名而貪士興廉八埏盡守清規百世永師讓

德（以上跪誦）願佛慈悲哀憐攝受（扣頭）願帝駄憐憫為作証明（扣頭）願天龍鬼神同心呵護（扣頭）願城隍土地盡力提携（扣頭）使惡緣消盡善事圓成（扣頭）

不邪淫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稽首三洲感應護法帝駄尊天（一拜）稽首天龍八部上下幽顯一切護法神祇（一拜）稽首本府本縣城隍之神（一拜）稽首當境土地之神（一拜）竊惟喪德喪名皆由於色損福損壽無過于淫故守身必斷夫情塵而戒行尤嚴于衽席弟子袁黃遵佛明誨今日從朝至暮不敢邪淫但愛波易染無邊境以平沉欲戒曾持或臨岐而墮落一思欺軌幾負刺心特誦佛語準提呪若干遍仗茲呪力使我弟子自今至于後日定性如澄潭之月應色如過樹之風觀臭穢于華囊不受骷髏之熱誑悟毒蛇于花蕊永拋恩愛之深纏化起于閨門禮傳于薄海男外女內家家成有別之風夫唱婦隨世世守無邪之訓（以上跪誦）願佛慈悲哀憐攝受（扣頭）願帝駄憐憫為作證明（扣頭）願天龍鬼神同心呵護（扣頭）願城隍土地盡力提携（扣頭）令惡緣消散善事圓成（扣頭）

不妄語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稽首三洲感應護法帝
駄尊天一拜稽首天龍八部上下幽顯一切護法神祇
一拜稽首本府本縣城隍之神一拜稽首當境土地之神
一拜竊惟白圭易玷良駟難追三緘猶慮招尤半句能
消現福弟子袁黃遵佛明誨今日從朝至暮不敢妄
語然浮氣欲收而常肆微言思慎而屢訛非特敢于
欺人抑亦熟于昧已持誦佛母準提呪若干遍仗茲
呪力使我弟子自今至于後日修詞立誠啓口見德
大足以動天地細足以孚豚魚幽足以感鬼神明足
以格衆庶輕浮者尚實矯偽者獻忱凡茲含齒之徒

盡洽由衷之化願佛慈悲哀憐攝受扣頭願帝駄憐憫
為作証明扣頭願天龍鬼神同心呵護扣頭願城隍土地
盡力提携扣頭令惡緣消散善事圓成扣頭

不飲酒食肉戒不能全戒則於十齋日持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稽首三洲感應護法帝
駄尊天一拜稽首天龍八部上下幽顯一切護法神祇
一拜稽首本府本縣城隍之神一拜稽首當境土地之神
一拜竊惟麴糵乃迷心之酖毒脂膏亦伐胃之斧斤欲
養精神須甘澹泊弟子袁黃遵佛明誨今日從朝至
暮不敢飲酒食肉但醉飽之日已多貪饕之風未革睠

斯積穢久汚清潔之靈臺捐此微軀莫補衆生之肉
債持誦佛毋準提咒若干遍使我弟子自今至于後
日恬憺為心清齋自守雖俗緣未斷人前不免隨流
而梵行潛修獨處偏能刻苦喚醒衆人之醉同對氷
壺掃除六合之暈齊登慈岸以上跪誦願佛慈悲哀憐攝
受扣頭願帝馱憐憫為作証明扣頭願天龍鬼神同心呵
護扣頭願殲隍土地盡力提携扣頭令惡緣消散善事圓
成扣頭

延賓館稟客語六年初到即入覲覲回稟客

交際之禮古人不廢為政而以清高自負孑孑然去
人倫無猶豈得為中道矧予夙負虛聲于宇內宇內
人士咸望而畏之尤當刻意同俗求以消人之疑而
行已之志平居念此至熟矣邇者入覲偶緣無處不
持一物遂使都門貴游加禮於不肖者闕然無以報
實切愧之吾邑大夫士素賢素厚素多情而愛予尤
至倘循交道而接以禮明德之貺其誰敢違但已不
能餽人而復受人之餽非恕也即一魚一菜不敢拜
登庶可謝吾同年故舊而內無愧於予心耳蓋座鹿
懸魚人各有志倘緣是以求潔吾名誠為過高之行
今惟求不愧于吾心焉則亦篤實自慊之事也願曲

賜體亮以慰小人耿耿之衷不然人已之交兩相負矣諸公豈忍忒心以成吾過

臨行送鄉士夫書

鄙人初至欲守硜硜之節矢嚴于一介第以諸公明德之既殷殷懇懇意弗獲却而他項交際又難盡絶因是勉領其一二節年來不糜官帑不煩鋪家凡上司取用師友問遺皆需於此今頻行後蒙餞渥愧弗克當顧視茍中前賜尚有餘者自忖一肩行李尚覺勞人若携此長物則尒何為謹一一壁上惟檢入是荷

寶坻政書卷之十二

門生劉邦謨
王好善編輯

感應篇

先生性甚樸心甚真舉動坦夷不設城府幽格鬼神明動民物神感神應有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其事甚夥不能盡述姑即其章章較明為遐邇所傳頌者輯感應書

一萬曆戊子公下車寶坻大潦五年矣躬行阡陌教民浚導增築三岔口堤分鑿林亭口諸河積水盡

洩遂獲有年當其初治水時民苦乏食地忽生異
草食之根莖皆甘乾而磨之則成麵水既退野穀
遍生民始足食功迄有成時有勸公申報當道者
公不聽作野穀解示之其詞曰余釋褐例應為令
令寶坻至則大澇稽天穀不熟者數年矣富者貧
貧者死死者相枕籍余久習鉛槧不通世事莫知
為計幸監司相信得筭減浮費四千三百餘兩一
切供應如四輪車採石夫匠之屬舉得賜免於是
稍稍獲休養逃者漸歸四方流民漸有至者然請
賑則倉無現粟議貸則野無富家民聚而無食祇
益亂耳日惴惴然憂之不置十月間水落土出有
野穀旅生其實比黍差大比粟差小其苗長不過
三四寸而結實甚繁民賴以食客持以示予且請
曰此非常之瑞也宜以上聞予曰不然頌太平者
急天符覈治行者先人事予治寶坻盜賊未息爭
鬬時起雖有嘉穀詎足為瑞吾聞王者脩德緩刑
則天應以嘉穀今　朝廷詔獄不行刑者數年矣
使此為瑞徵是宜在　聖君　賢相不在一令也

瑞在吾君吾相而吾布聞之道諛者能余弗能也
人心聞災則惧惧則有益聞祥則喜喜則怠事春
秋記災不記祥豈無謂哉且聞不菑而獲者不祥
小子黄學未離呫嗶而名滿天下治未離案牘而
若民翕然頌之皆所為不菑而獲也天殆以是正
訓予歟因恐惧修省而隱其事
一已丑三月至五月不雨時大潦初晴遍野主蟲食
未幾盡公禱雨於神數其事以自責讀文纔畢陰
雲一朶起自西南俄而四合雨隨車而下明日又
雨四郊沾足蟲螟盡死凡蟲嚙之處一莖輒變數
莖其獲大倍御用監仰齋戴太監作異政傳贈公
其略曰本監馬坊之地大都皆在寶坻名徵蘆稅
其實皆穀租也歷年大潦民多逃匿所徵之稅十
不得一徵收者往往負罪莫可控告歲戊寅了凡
袁公来令寶坻輕刑緩征與民休息其時逃者漸
歸又恐乏食忽生異草甘美可飡民藉以充饑而
力耕一異也至秋成又產野稗長不滿數寸而結
實特繁由是四方之民輻輳来歸[illegible]地盡闢二

異也越明春苦旱以大雨初晴野多生蟲徧嚙禾根公作文禱于神一雨蟲盡死其禾黍被嚙處一莖輙變數十莖歲則大稔三異也匪直如此海濱之民多頑梗不奉法呼之不來徵之不應非嚴刑卒多逋負公信義足以服人慈恕足以孚衆今歲予至奉前輩王公之約事皆取決於公公出片紙而民立應不俟督責而稅事大集頑鈍者輸誠強梗者革故此政之尤異者哉

一寶坻之地半為[illegible]徵稅至縣多不循法紀肆虐吾民或閉而絕之食或裸而懸之樹前後死者無筭縣官莫敢誰何公至太監王公銘恃司禮張公之寵又權掌東廠驕貴偃蹇言動多不遜公不與競平氣待之其人聞言內愧不覺折服語數日執禮漸恭卒具贄稱門下士既以師禮事公公因與定約本監官至縣代為追呼不許自行拘擾由是連年來者如許公戴公之屬相繼遵守不敢私准一狀不敢擅戮一人海濱之民得免橫征暴虐之苦公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其感格如此

一公在寶坻刻書十餘種曰祈嗣眞詮曰靜坐要訣曰詩外列傳等遠近人士覩之咸津津興好德之思因而改行從善者甚衆保府州守馬瑞河讀要訣而心服即送贄遥稱門生并問治心入道之要公答書具録如左孰謂秉彝好德今無古人哉其書云范范海宇學道者希孰事方在車馬馳驟中乃獨留情於此繾綣委使虛懷下詢致加不穀以不敢當之禮昔聶雙江欲師陽明先生而陽明已

沒乃作文稱弟子而祭之厥後砥礪自立問學日精人謂從遊十前者或叛其師而稱師于沒世者乃篤守其教于今稱雙江之賢不衰然陽明猶雙江之先輩也今足下仕先于予官尊于予且與予未面也儼然以師禮相加豈不更勝雙江矣乎吾聞主峯禪師未會清涼偶讀其所著華嚴鈔即遥拜為師大率此心苟同則千里可以私淑不同則對面如聾也僕之不肖不敢希清涼之萬一而足下之賢則無愧主峯誼受此禮以成足下之高倘

他年相見而足下果精進也於僕為無忝於此禮為不虛不然來柬在封珍校在笥具將返而璧之豈敢虛冒大夫之賢以成而過問款具荅如左

来書云熟讀要訣首尾相應即如此法脩之恐其間尚有妙用雖以言語形容者一或少差寧不悞事不知何以教我荅曰但肯依法修持必不相賺

来書云要訣至簡至易詳且盡矣然其中必有先後之序更煩再賜一冊勞大筆硃批庶可以循序漸進荅曰書中篇目次第即是先後之序但脩證處或調息或作觀只用一事不必兼作也　来書云嘗聞入道必先受戒恐一犯之前功盡棄煩將祕要緊切應戒者批示之荅曰持戒是第一緊要之事倘能專戒精嚴不犯則千刼之罪可以坐銷一犯之訛安得反廢釋門五大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生每日持之至晚輙回向謹錄奉覽　来書云四禪四定功果浩大亦不易成倘如法脩之萬一其中所見境界少不盡如其言寧毋移易其心為他境所奪將何攝服

請倘教之荅曰禪之境界萬種不同有從報因而
發者謂今世坐禪乃發前世脩証之事其發必不
依次第悞認即錯矣有從習因而發者謂日前散
亂心中行些小善到此定中亦必發現或悪亦然
皆不可執執則永不發深禪定矣但有境界只遣
除之不去認着自然無病盖執着則正亦成魔不
執則魔亦無害千萬記取　来書云禪内有慧照
之說尚不知如何景象請譬而喻之何如荅曰真
慧發照如明鏡當臺妍来妍現媸来媸現鏡無邀

像之心像無投鏡之意即今目前行事便可受用
掃除機智一切順逆好醜總不關情得一念相應
便是一念聖人得一日相應便是一日聖人　来
書云九想十想令人讀之不覺流涕其感人遣欲
是矣但白骨想中寧毋令人驚怖此想既成恐不
能遣去反成疾患且終不知想過作何究竟或初
學時想數抑凡用功即想也荅曰此問最佳凡人
欲多者當脩九想十想等愚多者當脩調息等倘
脩九想十想生恐惧心便當捨此脩數息倘脩數

息而欲心未斷更當脩九想等在人酣酌用之
来書云入道必先煉魔夜不成寐然後可以進功
未知有此說否荅曰煉魔非一人所可行必須上
有明師監板下有良朋作伴古人亦有從此悟入
者今不須爾但脩禪得力睡魔即遣矣　来書云
食齋之說初學既不能長齋亦召切要之日齋之
定有期限何如荅曰僕已不穀食者數年矣一切
葷牲人前尚未敢斷不獨慮人疑謗亦欲示人易
從也每月十齋日則不可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
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也　来書云進
功每日用若干時候存想此外尚可交接人事否
或如吾夫子未感則廓然太公有感則物来順應
相近否荅曰日間稍暇即靜坐不拘時節太公順
應原是養心之法物来不能順應只是靜時不能
廓然且須勉強習去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
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捨得一分便有一分潔淨
從此行持不廢自是得力時也　来書云既入道
矣則諸人事俱當謝絕恐人道有弄完處尚可兼

而行之以俟久久擺脫何如荅曰著論調心正要在人事上磨練若論坐禪須當謝絶人事一意進脩倘人道尚有未完只得兼而行之此是方便法行　来書云脩行必擇名山或靜地獨居可訪而行之否或謂不論在市居朝亦可信否荅曰名山靜地原是坐禪之所在市居朝則調心法也足下自審力量何如若直下擔當全無剩欠則案牘喧嘩皆成妙境一切交際治生皆與實理不相違悖無清淨可慕無紛擾可憎連禪亦不必坐也倘未能然須向高高山頂坐穿穿房裡脩切勿托大致令擔閣也　来書云内凡言如法脩之何法何脩當有實據始可遵行請不厭煩鎖一詳示之荅曰調息等即是法行此法即是脩　来書云心事勿勿聊詢數款倘有緊要口訣幸固封密示不敢妄泄天機自取罪戾也荅曰緊要口訣俱已道書若欲求密義須向自己心中默默理會向人求覓即非密也

一公初至校勘刑具本縣之枷重者百觔以上輕者

亦不下八九十觔公曰按律枷止許重二十觔以乾木為之今重若此非法也依律另造輕枷棄舊枷疊置獄中牆下久之公謂宜析為薪命啟之則有二芝一生于地在枷空處一生于枷上爛然五采邑人爭為詩歌頌之不能悉錄錄其佳者三首其詩云昔人愁絶處此日忽逢春雀散青天月芝生綠水濱瑞雲鋪肺石秀色動囹賓仔細看靈物還疑獄有神御史蕭九功○渠陽日暖百花開兩朶新芝出夜臺雨露滿天春樹曉青蠅飛盡一聲雷○野有番棠口有碑使君深愛洽茅茨青風不道囹圄陋直送天恩列紫芝山人顧與奇

一歲饑公分地煑粥各遣一老人司之進諸老人而拜之因告曰以粥濟民萬非得已倘稍有泥沙雜之或冷水和之則食者立病不惟不能救命且俱其生矣語畢泣數行下衆老人感激無一人敢侵漁者公又禁戢窮民以次就食不許搶越衆皆聽命惟謹終其役矣喧譁越禮者夫姦猾老胥至難公也窮困饑民至難齊也公以誠感之而狙詐者

奉公饑饉者守禮感應之機亦神矣哉

一公精于樹藝見土辨色即知其宜種何穀刺實坻農書隨地教民積年荒地皆開成美田然公申文當道只告荒不說熟也屯田方御史由實坻從間道至玉田見四野田禾茂盛以書責問何為以熟作荒公具啟答之其詞曰備員甸邑雖竭寸心調御疲民實慚涼德不意頻災之後遽成上熟之年在在開耕青青徧野論恤民之常分祇宜報災經按轡之親瞻自雖隱實茲蓋伏遇臺下忠誠愛國勤恕率人不以屯種為虛文故本縣荒地至多而今皆開墾特以聚人為急務故連歲逋逃至衆而今盡歸來稽下邑豐足之由皆上人曲成之賜且地非孔道而恩累按行覩污泥之在途慚饋食之多簡方憂獲譴遽辱須書伏願重念連歲之積疲且緩今年之夙負勿誘良吏但恤貧民不勝懇禱之至是歲嘉禾徧野有一莖五六穗者

一前令嘗公遭越獄之變官吏皆受重罰故諸囚晝夜縶繫死者相繼公至命稍寬之暇日輒入獄召

諸囚告以善惡感應之理聞者皆悔悟泣下已丑七月十七夜大雨衆水驟發獄墻盡圮諸囚相與語曰有官如此奚忍負之並無一人逸者

一本縣死囚凡十四起公初至虛心鞫審謂惟二起法應死餘十二起皆在矜疑之列初開送孫按院時郭道尊在任六年囚皆其所定者以公翻其審語甚憤且怒孫公止開一人及徐按院來公復開送則一無解釋者公歸召諸囚語之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上天明命也吾竭力貸汝命而上官不省豈獨無慈念哉由爾曹悔過未深前愆未滌不能動天耳今與若輩約果悔悟圖新自怨自創者當與求解不然即開死列不槩與求生也由是諸囚感奮相約為善晨昏皆有功課日持準提呪囹圄之內儼如福堂罪戾之人咸興喜念五年間相繼脫罪無一在繫者公離任之日獄無現囚庭無強訟庶幾刑措之風矣

一三河之民曰王紳者誣告富民戴洪毒殺其女棄其屍紳死二子大本大化復固執之事久不決直

指使者以公明亮委勘其獄時大本以病不到官惟大化入對公一訊即吐實其女現在薊州李宅不死也大本聞之尤其弟云吾父之仇執之三十年爾何一旦吐實大化云見那官端端正正坐在堂上不由人不說眞情其感人如此公不甚用刑雖問強盜亦未常輕以嚴刑拷訊而事情往往得實常云立威之道不在鞭朴但當莊以臨之故公每坐堂雖祈寒盛暑必正衣冠尊瞻親儼然可憚也

一公力行節儉與縉紳相約每會腥素五品不許宰牲然縣門左右各有熟食店具來已久日殺牲命甚衆公亦不能禁也已而漸少朞年之後並無一家賣熟食者蓋向來買食皆由訟者邀晏吏胥今公隨問隨結庭無滯獄買者鮮少則賣者折閱故皆徙業耳

一本縣粮不甚重役則頗繁奸民畏役有世爲流寓而不願入籍者公審編有法各役俱蠲自正粮外一無差累初年報入籍者三千九百九十餘户又

將流寓差銀盡行捐免由是四方之民繇負來歸
公至之日村墅蕭條及陞任時四郊輻輳流民之
增不啻十倍云
一本縣梁城所之軍嘉請庚戌盡撥守石塘嶺矣後
又行抽梁之法因劉縣尹與掌印楊指揮有隙將
餘丁五百餘名盡數抽赴邊而本所虛無人焉有
屯田百分每分歲納屯粮二兩七錢軍逃田荒年
累徵比又每歲進表二次又有額派兩宮花粉銀
及諸役銀不下二百餘兩皆係各官私賠公書

至所調知其苦延問士庶求所以甦之時張指揮
掌所印告公曰別無可處但求審得公平使各官
均賠而已公奮然曰吾邑中諸役各處置豁免爾
所中之軍獨非吾民乎何忍其顛連至此也訪得
水道沽有軍百名每月口粮六斗赴密雲關領自
海濱至縣二百八十里自本縣至密雲又二百四
十里所領六斗蔴粮止折銀二錢四分而往来千
里且守候不常所領不足以供所費故各軍皆不
領惟托密雲棍徒代領而稍美其餘以歸各軍十

不得一也公申請撫按即以百軍之粮充屯田額辦而進表花粉等銀皆取足其中復清出百分屯田分棲草頭沽之軍由是軍得耕無粮之田官得免賠銀之苦吏胥又無徵收屯粮之累文到之日合所懽聲如雷時方隆冬張指揮園桃二株一夜盡開衆以為貧軍再生之應

一公在任時民間皆私繪公像飲食必祭家家尸祝雖禁不能止也既墜遂建生祠于城之西隅過者必拜或追思泣下春秋各立會以祀公非有徵[illegible]期會也感德思慕久而愈篤

邑侯袁公生祠碑記

侯起家甲第為邑五載所經部使者推薦賢能無不首侯大冢宰錄績者六謂宜倣漢制召入為公卿九列今年以東西多故擢侯職司馬郎事邑縉紳諸生三老豪傑建生祠成屬不佞為記夫謹按禮有功烈于民者則祀之然非德澤汪濊淪肌洽髓者毋舉乃侯治邑作何狀內召甫及旬輙翕然卜地塑像以祀者蓋我邑自

高皇帝除令以來業二百餘禩矣其間治以善聞吏民懷思者無慮數十乃其仁心為質再造坻邑逼

古循良而上者莫侯如侯之明之惠之恭之廉詳
在德政錄者不可殫述姑舉一二最著者邑五科
弗第侯憫然嘉惠給膏廩講授經藝肯于舉子業
外揚確性靈辛卯以明經舉兩人邑屬三輔地徭
役故冗富者蹙額車户貧者叩心里甲他若擡柴
拽磨行頭富户之役動以折産侯一切調停報罷
且户口凡兩審編無不當人人意者邑瀕海故多
水患侯掘地而東注之鄰人歆以坻為塹則侃侃
撑住無脂韋態水沴屢罹即惻然流涕為瑣尾請
命不則捐俸賑貸所活以萬計邑多疑獄聽者率

拘成案侯廉其狀力為辨解更生者不下數十人
先是輸賦者上下豪吏手陰以羨啗令侯為鉛筩
法不入奇羨長安貂璫戚畹筐篚相望侯為廩客
語一槩謝絶之毋論居常冷然一魚一菜悉以自
給即捧檄戒塗惟圖書衣笥檢庫中羨金千餘申
以抵負稅云籍令吾邑非侯則豪儁不挂籍于賢
書編民不息肩于擔負懸罄者無以倚命含寃者
無以憑生而行金者得以竊柄矣以故父老輒語
孥息至泣下曰夫長吏也蓋世所罕聞且覯耶或
人息繪像或家自龕主生祠之義時束于見任而

莫或舉之耳今雖無歲甫一舉事納木者輸粟者
採石陶瓦者輻輳鱗集豈其不愛財力與天生蒸
民不能自理惟是二三良吏噢咻而拊循之乃侯
五載湛恩不啻慈母則蒼〻之中默鼓人心而示
之報耳不然凶荒離散非若豐稔熙恬可以倡義
而化誨也何乃不速而成若此哉噫城郭未改銅
墨自如士民喁喁跂踵慕義不知將何以謝福星
于後來者侯諱黃淅江嘉善人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邑人治
生沱溪苑圃頓首拜撰

生祠啓文

伏以

求仁得仁詰聖豈遑于樹譽以德報德士民亦貴
于知恩故政在浚儀共畫形以配食彼澤及榆次
亦勒石而叙功蓋截鐙留鞭誠知無可為計而啣
環結草必有所以伸情仰惟
了翁袁父母本以弘才撫我疲縣千般善政一點慈
心
國家二百年來豈為無令大尹數十位內僅見此君
並者名播清朝官聯戎部圃等遠稽舊典曾云有

德于民則祀之近訪輿情皆曰知恩不報非夫也
將筮吉日特立生祠凡我鄉親久蒙護庇天高闇
闔既不能赴
關保留日近丰標是不可圖形報荅磚厌木石各任
所輸士農工商不拘于類嗚呼得道者多助億兆
自有品評愛人者必親功德豈容思議攷成三載
曾瞻當路福星祀享千烝又看現世活佛

邑侯袁公德政録生祠記序

邑侯袁公德政何為而録生祠何為而記也維[illegible]
氐底可績五載
上召主戎政將单舸赴召邑人士旬日前各買舟艤
泊以待發之日艅艎敝流張歙相呼沿河迤邐祖
餞有牽袂泣者有喜蔫遷隱痛者抵子夜始解纜
北行月下遥見帆檣隱隱衆怒怒若靡所恃乘乘
兮若無所歸也日居月諸思曷其已每鄉約聚遞
述侯政績某差徭省我某獄訟活我某供億減我
甲傳乙誦竟日刺刺不休相輯録以示不朽復聚
謀昔庚桑氏居畏壘三年彼歲穰直天幸耳而尸
祝之而社稷之侯德何啻庚桑而氐民不壘民若
耶惟其德之是以祠之祠成競剖牲列俎紛紛登

獻若商估遊士戍人驛使經祠下莫不驚駭瞻禮
億侯治坻公出常道過薊檀列封田夫里嫗往往
跪伏道側持果茗以獻曰此寶坻袁明府耶夫其
聞而慕之者如彼宜其見而思之者若此緬惟坻
邑雖偏小汚不至阿所好
明興來握符臨民者奚啻百數赫赫膴仕登台鼎者
奚啻十數惟公獨以生祠億萬人億萬心孰能一
之羶不慕羊而羊慕羶豈公有羶行耶公樂道忘
勢於世澹然無營而人自不能忘情於公此德政
所由錄生祠所由作也序之者誰望雲居士也

邑侯袁公德政錄生祠記後序

往謨落魄膠庠讀彀率疏意諸書輒欣然神往恨
弗獲灑掃門墻無何我
師成進士以天幸除令坻邑甫下車校闈庠弟子
員謨不知何當于我
師首拔諸生中而奇之授博士家業得朝夕從事
皮相者見謂窺至德于一斑云惟是邑薦紳人士
為我
師舉生祀禮併輯德政錄成屬謨宣言未簡伏念
我

師行實載在德政錄者纚纚甚悉縱之不離乎廉
者近是昔
高皇帝法有司以啗金錢聞者無赦一時兢兢砥厲
奉職唯謹至厘璽書勞問徵入為公卿大夫其民
亦謳詠不忘相與尸祝之中葉以後法令浸漫士
方屈首蓬荻非不榮素絲而陋逐羶一日釋褐紛
華穠豔詠于前要結攀援惑于後則有脂潤囊橐
魚肉民生已耳未幾挂彈章罹譴訶民惟恐不旦
暮謝去何乃議崇報乎哉我
師至則焚香誓廟有私錐刀利者如日庭除

如秋水先是一切公費倚辦里甲我
師嘉與更始米塩蔬水之類與民為市今年膺召
入都庫吏檢輸羨千金有奇以進我
師驟然曰余五載以來啗坻邑一口水而已豈有
衷令受羨金者哉況今無年小民流竄殆盡留坻
負租是亦一策也其廉類如此故問民疾苦流涕
請命是曰廉惠改絃易轍百廢俱興是曰廉能洞
燭寃抑人號青天是曰廉明不阿權貴不伏彊鄰
是曰廉直則坻人所為祀且錄也蓋亦廉者之報
云雖然我

師紓策設奇掃蕩妖氛必且鑑鍋鼎彝靈根日耀
道正真詮必且血食孔廟其塗甚遠況生而不宰
有而不居其心甚純然不以塗之遠心之純而必
祀且錄者則坻人慕豢之心未泯也
治下門生舉人劉邦謨頓首拜撰

捐資姓氏

刑部郎中苑　周　蒲城縣知縣邳　贊
光祿寺署正苑　固　安化縣知縣張濟川
青城縣知縣吳道東　舉　人苑時蕃
陽曲縣知縣苑時葵　舉　人劉邦謨
舉　人王好善　定陶縣訓導芮廷薦
猗氏縣縣丞趙承恩　京衛經　歷蔣質文
光祿寺署丞芮伯綸　信陽州吏目劉　潢
布政司經歷蔣德脩　京衛經　歷苑時華
縣丞陳　熙　序　班芮伯熙

序　班劉超然　布政司經歷陳以敬
布政司經歷陳以魁　京衛經歷郝　羅
歲貢監生王　屋　歲貢監生王　室
歲貢監生王三錫　生黃　連
監　芮質任　苑時芳
芮伯厚　芮伯重　郝應麟
趙宗舜　陳　照　趙國光
馬雲麟　郝　震　郝　霆
陳　賡　芮述堯　芮法堯
任宗德　郝來儀　趙民望

芮允登　張時雨
錦衣衛百戶繩　材
生　員李攀龍　馬性乾　芮伯雍
張時儒　陳　蘊　李鳳岐
楊　相　任思忠　劉應元
葉世蕃　畢文朝　趙　沆
張濟衆　李　綸　蕭　祿
高尚德　王君選　張乘雲
侯永壽　劉　桐　任　保
葉文學　毛　[illegible]　范守仁

張守仁　郭廷順　姜大賓
田大慶　田思安　張敬
楊尚文　劉秉仁　劉廷舉
紀遇春　阮棟　駱秉慧
李從寶　彭雲　孫萬良
紀有才　張登雲　紀有祿
劉秉　盧世允　王進忠
于大良　李自安　姜大成
王義　張朝佐　群仲義
霍彥平　徐天祿　李祿

鄉

民　王廷然　王時敏　姚通
項太　劉祿　何通
李復敬　黃大義　蕭應儒
靳守金　鄭逢春　孫應登
胡倉　劉敬　邢綸
王紳　苗而建　李克勤
王宗禮　王賜福　白贊
鄧謙　淄得清　劉秉
李冲鶚

官

王苑　苑維新　劉仲金

邑侯袁公德政碑并祠記序

邑侯袁公德政何為而錄生祠何為而記也維侯
宰坻底可績五載
上召主戎政湯湯洪水方割將單舸赴召兒人士旬
日前各買舟艤泊以待發之日艅艎敝流張歙相
呼沿河迄運祖餞有牽袂泣者有喜鶯遷噫痛者
抵子夜始解纜北行月下遥見帆檣隱隱衆怒怒
若靡所恃乘東方若無所歸也曰君子諸思曷其
已每鄉約聚遞述侯政績某差徭省我某獄訟活
我某供億減我甲傳乙誦竟日刺刺不休相輯錄

以亦不朽彼聚謀昔庚桑氏居畏壘三年彼歲穰
直天幸耳而尸祝之社稷之侯德何啻庚桑而坻
民不疊民若耶惟其德之是以祠之祠成競剖牲
列俎紛紛登獻若商估遊上戍人賢使經祠下莫
不驚駭瞻禮憶侵沿坻公出常道過薊檀列封田
夫里嫗往往跪伏道側持米茗以獻曰此實坻袁
明府耶夫其聞而慕之者如彼宜其見而思之者
若此緬惟坻邑雖偏小沾不可阿所好
明興來握符臨南面者奚啻百數赫赫膴仕登台鼎
者奚啻十數惟公獨以生祠億萬人億萬心孰能
一之羶不慕羊而羊慕羶則以公有羶行耳且天
不吊于我坻自丁酉于今陰沴凡六作戊子公來
胥臣以生今歲重降疾更以公右遷孰撑柱是馮
虛一望東南百里無爨煙故衆思公轉切譬病者
伏枕呻吟有秦越人診候猶可緩須臾死既病日
臻秦越人又去愈重思之矣此生祠所由作伯大
夫記之也持為之序者誰望雲居士也